

# 《墨子》中时间词“今”的假设用法

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

王志平

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非常强调时间研究 (time study), 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同样也是现代科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。我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时间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, “十三经”中《尚书》的第一篇《尧典》就说: “乃命羲、和: 钦若昊天, 历象日月星辰, 敬授人(民)时。”又说: “汝羲暨和,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, 以闰月定四时成岁。”可见古人对于时间多么重视了。咱们古代的时间词也格外多, 单是记时的词就有年、月、日、时、辰、岁、祀、纪、世、代等等。但是现在语言学界对于时间词的研究却还远远不够, 这方面的成果好象只有王海棻先生的《记时词典》<sup>[1]</sup>问世。至于时间词与语法的关系, 相对关注者更少。我们这里提出几个时间词, 想做一些语法研究, 以弥补一下这方面的不足。

我们经常爱说的一句话是“抚今追昔, 感慨万千”。“今”和“昔”所形成的对比也许最令我们感慨万分, 但是在古汉语中“今”和“昔”是否仅仅只是“现在”和“过去”这么平凡的意思呢? 本文写作的初衷就是想搞清楚“今”和“昔”除了“现在”和“过去”的含义之外, 是否还有其他用法。

我们现在办事情, 有时还需要单位出具介绍信, 介绍信一般是这么写的:

今有我单位×××赴你处××公干, 望予协助为盼。

这里的“今有”确实是真的“有”, 不过不是开介绍信时(“今”)真的“有”, 而是将要“有”。再比如, 很多经常随信寄来的小广告:

(1) 今有大礼一份送上, 敬请拨打电话××××××××, 机会有限, 不容错过。

需要打电话才能有机会, 可见这“大礼”更是现在(“今”)无法得到的。<sup>[2]</sup>可见这是用现在来代表将来, 不过这也不奇怪, 英语中就有类似的用法:

(2) I will go to see a doctor when I come. (回来我就去看医生。)

可见, 在英语分句中用现在时也可以表示将来时的用法。“今”也是同样如此, 它是有较强的延长性的。

但是, “今有”更多的用法是现在就真的“有”, 它的现场性很强。比如为了促销, 很多商家搞的一些抽奖活动, 主持人往往宣布:

(3) 今有一人中奖, 他的名字是×××, 身份证号码是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。

这里的“今有”就是现在“有”而不是将来的“有”, 是真实的“有”而非虚拟的“有”。

古汉语中“今有”也多是现在就真的“有”。如《韩诗外传》卷二:

(4) 闵子骞始见于夫子, 有菜色, 后有刍豢之色。子贡问曰: “子始有菜色, 今有刍豢之色, 何也?” (第五章)

“闵子骞”是确实有“刍豢之色”, 所以“今有”是真的“有”, 不是打比方。但是更早的古汉语中的“今有”, 却几乎都是打比方, 并非实有其事的。我们以《孟子》为例, “今有”共有如下9例:

(5) 今有璞玉于此, 虽万镒, 必使玉人雕琢之; 至于治国家, 则曰“姑舍女所学而从我”, 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? (梁惠王下)

(6) 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, 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。求牧与刍而不得, 则反诸其人乎? 抑亦立而视其死与? (公孙丑下)

(7) 今有杀人者, 或问之曰: “人可杀与?” 则将应之曰: “可。”彼如曰: “孰可以杀之?” 则将应之曰: “为士师则可以杀之。”今以燕伐燕, 何为劝之哉? (公孙丑下)

(8) 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, 或告之曰: “是非君子之道。”曰: “请损之, 月攘一

<sup>[1]</sup> 王海棻《记时词典》, 安徽教育出版社, 1999年

<sup>[2]</sup> 这个问题还涉及到“言语与言语行为”的问题, 这一问题比较复杂, 留待以后研究。

鸡；以待来年，然后已。”如知其非义，斯速已矣，何待来年？（滕文公下）

(9) 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，不可法于后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（离娄上）

(10) 今有同室之人斗者，救之，虽被髮纓冠而救之，可也。乡邻有斗者，被髮纓冠而往救之，则惑也，虽闭户可也。（离娄上）

(11) 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馈也以礼，斯可受御与？（万章下）

(12) 今有无名之指，屈而不信，非疾痛害事也。如有能信之者，则不远秦楚之路，为指之不若人也。指不若人，则知恶之；心不若人，则不知恶。此之谓不知类也。（告子上）

(13) 今有场师，舍其梧櫜，养其槲棘，则为贱场师焉。养其一指，而失其肩背，而不知也，则为狼疾人也。饮食之人，则人贱之矣，为其养小以失大也。饮食之人，无有失也，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？（告子上）

可以说，《孟子》中的“今有”都是虚拟的“有”而非真实的“有”，它们全都是比喻，没有一个是真事。我们要是按照后来汉语的习惯理解把它们当真了，也就上了作者的当了。作者打比方的目的也就是期望你相信，希望你当真。

《墨子》中的“今有”也是如此，一共有 22 例，除了我们下面将要特别讨论的“今有人”这种类型之外，还有如下 12 例：

(14) 今有五锥，此其錡，錡者必先挫。有五刀，此其错，错者必先靡。<sup>3[3]</sup>（亲士）

(15)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，队其子于井中，其母必从而道之。<sup>4[4]</sup>（七患）

(16) 然即敢问：今有平原广野于此，被甲婴胃，将往战，死生之权未可识也？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、越、齐、荆，往来及否未可识也？<sup>5[5]</sup>（兼爱下）

(17) 今有一人，入人园圃，窃其桃李，众闻则非之，上为政者得则罚之。（非攻上）

(18) 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：今有医于此，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，万人食此，若医四五人得利焉，犹谓之非行药也。（非攻中）

(19) 今有子先其父死，弟先其史死者矣。意虽使然，然而天下之陈物曰：先生者先死。若是，则先死者非父则母，非兄而姒也。（明鬼下）

(20) 今有大国即攻小国，有大家即伐小家，强劫弱，众暴寡，诈欺愚，贵傲贱，寇乱盗贼并兴，不可禁止也。（非乐上）

(21) 今有燎者于此，一人奉水将灌之，一人掺火将益之，<sup>6[6]</sup>功皆未至，子何贵于二人？（耕柱）

(22) 今有一人于此，<sup>7[7]</sup>羊牛刍豢，雍人但割而和之，<sup>8[8]</sup>食之不可胜食也。见人之生饼，则还然窃之，曰：舍余食。不知甘肥安不足乎？<sup>9[9]</sup>其有窃疾乎？（耕柱）

(23) 今有药于此，<sup>10[10]</sup>食之则耳加聪，目加明，则吾必说而强食之。（贵义）

(24) 今有刀于此，试之人头，倅然断之，<sup>11[11]</sup>可谓利乎？（鲁问）

(25) 今有固车良马于此，又有奴马四隅之轮于此，<sup>12[12]</sup>使子择焉，子将何乘？（鲁问）

除了上面所举的例子之外，《墨子》中还有一些打比方的句子，其常用的句式“今有人于此”，据统计，共有如下 10 例。

(26) 今有人于此，少见黑曰黑，多见黑曰白，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。<sup>13[13]</sup>少尝苦曰苦，多尝苦曰甘，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。（非攻上）

<sup>3[3]</sup>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 6 页注（27）云：“正德本‘靡’作‘磨’。毕云：挫、靡为韵。孙云：靡，（石靡）之段字，今省作磨，谓销磨也。”

<sup>4[4]</sup>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 41 页注（34）云：“苏云：道与导同，谓引也。”

<sup>5[5]</sup> 原作“往来及否未及否，未可识也”。兹从王念孙校。

<sup>6[6]</sup>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 671 页注（37）云：“掺即‘操’字异文，唐人别有音，非也。”

<sup>7[7]</sup>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 681 页注（116）云：“‘一’字疑衍，此文本书屡见，皆无‘一’字。宋本、蜀本《御览》八百六十引作‘有人于此’。”

<sup>8[8]</sup> “雍”，各本作“维”，兹依毕沅、孙诒让说校改。参见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 682 页注（118）。

<sup>9[9]</sup> “甘肥”原作“日月”，兹据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 682 页注（123）所引曹《笈》说校改。

<sup>10[10]</sup> “于”字原脱，兹据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 693 页注（24）所引各本改。

<sup>11[11]</sup>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 743 页注（15）云：“毕云：‘卒’字异文作‘倅’，读如仓猝。”

<sup>12[12]</sup>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 756 页注（122）云：“毕云：‘弩’古字只作‘奴’，一本作‘弩’。《说文》无‘弩’字。”

<sup>13[13]</sup> “白黑”，潜本、绵眇阁本、陈本作“黑白”。参见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 201 页注（21）。

(27) 今有人于此，驩若爱其子，竭力单务以利之。其子长，而无报于丕父。<sup>14[14]</sup>（天志中）

(28) 今有人于此，入人之场园，取人之桃李瓜姜者，上得且罚之，众闻则非之。（天志下）

(29) 今有人于此，少而示之黑谓之黑，多示之黑谓白，必曰：吾目乱，不知黑白之别。（天志下）

(30) 今有人于此，能少尝之甘谓甘，<sup>15[15]</sup>多尝谓苦，必曰：吾口乱，不知其甘苦之味。（天志下）

(31) 今有人于此，有子十人，一人耕而九人处，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。（贵义）

(32) 今有人于此，负粟息于路侧，欲起而不能。君子见之，无长少贵贱，必起之。（贵义）

(33) 今有人于此，什子，子能什誉之，而一自誉乎？（公孟）

可与例（33）对比的是例（34）：

(34) 有人于此，百子，子能终身誉丕善，而子无一乎？（公孟）

(35) 今有人于此，窃一犬一彘，则谓之不仁。窃一国一者，则以为义。（鲁问）

(36) 今有人于此，舍其文轩，邻有敝舆而欲窃之；舍其锦绣，邻有短褐而欲窃之；舍其梁肉，邻有糠糟而欲窃之。此为何若人？（公输）

从以上的各种例子不难看出，“今有……”类型，尤其是“今有人于此”这种类型明确显示出它们只是一个比喻，并没有实际发生，因而只是一种虚拟的而非真实的存在。按理说，既然用“有”，一般意义上都是一种肯定性的存在，但是这种句型的中心词是“今有”后面的成分，这多少有些象英语的“there be”句型，“there be”句型的中心词也是“there be”后面的成分。对于“今有……”这种类型的句子，有些学者称之为“存在句”。至于其语法分析，无论是传统语法学的把它们视为主谓倒装句，还是某些现代语法学的把它们视为正常的主谓句，<sup>16[16]</sup>这种区别都并不重要。无论采用何种语法分析，其信息焦点都是一定的，也就是“今有”所引出的成分是句子的中心。我们现在暂时先不管句子的语法结构，首先要看的是它们的功能：它们是话题展开的一种表现。

其实这种情况，前人也已经注意到了。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卷5《今》云：

家大人曰：今，犹“若”也。《礼记·曾子问》曰：“下殇，土周葬於园。遂舆机而往，途途故也。今墓远，则其葬也如之何？”今墓远，若墓远也。《管子·法法篇》曰：“君不私国，臣不诬能，正民之经也。今以诬能之臣，事私国之君，而能济功名者，古今无之。”今以，若以也。<sup>17[17]</sup>

杨树达《词诠》卷4《今》列入“（四）假设连词”，并云：

王念孙曰：“今犹若也。”树达按此乃说一事竟，改说他端时用之。王氏训为若，乃从上下文之关系得之，疑今字仍是本义，非其本身有若字之义也。<sup>18[18]</sup>

我们认为，王念孙说“今犹若也”，是从语用角度着眼的；而杨树达说“疑今字仍是本义，非其本身有若字之义也”，是从语义角度着眼的。从语义角度说，即使是说“今有人于此”，其字面意义也是“现在”而不是什么“将来”。“今”字仍然有很明确的“现在”的含义。但是在这种语境中，“今”就附带具备了“假设连词”的功能。这种“今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比方说现在……”、“好比现在……”这种句子，“今”并没有丧失其表示“现在”的这一含义，而是多了打比方的这一含义。这是语境制约的，而不是语义包含的或者语法规定的。只有在这种语境中，“今”才具有“若”的含义。之所以用“今”而不用“若”等其他明确表示假设的连词，我想这是因为说话人企图造成一种现场感，使听话人能够设身处地进入说话人所预设的情境。这样做是为了能够达到演讲的效果，或者是企图打动人，或者是企图说服人。这种表示假设意义的“今”既是语法的扩展，也是修辞的需要。可以认为这种

<sup>14[14]</sup> “报于丕父”原作“报子求父”，兹据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313页注（62）所引王景羲说校改。

<sup>15[15]</sup>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334页注（84）云：“‘能少’当为‘少而’，据上文如此。能、而音同故也。”

<sup>16[16]</sup> 那样，将要把“今”看成主语，把“有”后面的成分看成宾语，而这又和古汉语的语义分析不太一致。如果从语用上，看，“今”确实起到了假设连词的作用。对“今”成分的分析宜虚不宜实。

<sup>17[17]</sup> 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第98页，岳麓书社，1985年。

<sup>18[18]</sup> 杨树达《词诠》第131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年。周法高《中国古代语法·造句编（上）》217页也认为：“‘今’表示现在，若所表示的为假设的现在，则该句有假设的意思。”

“今”实际上表达的是一种虚拟语气。

《墨子》中还有很多“今”字打头的句子，但是我们却无法判定这些句子所说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，多数情况介于二者之间。我们既可以认为它们是真实的，同时也可以认为它们是虚拟的，因为它们没有象本文讨论的那些明确的语法标记，因而模棱两可的情况就出现了。但是本文所做的研究就在于我们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证明“今”字可以有“若”字的用法，尽管这种用法是由语境造成的。而语境又是由很多因素制约的，甚至某种细微的语气差别，都可以造成“今”字的其他用法。比如：《礼记·中庸》：

(37) 子曰：“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如此者，灾及其身者也。非天子不议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虽有其位，苟无其德，不敢作礼乐焉；虽有其德，苟无其位，亦不敢作礼乐焉。”

《礼记正义》：“‘今天下车同轨’者，‘今’谓孔子时。……当孔子时，礼崩月坏，家殊国异，而云‘此’者，欲明己虽有德，身无其位，不敢造次作礼乐，故极行而虚己，先说以自谦也。”过去疑古思潮盛行时，曾有学者认为“车同轨，书同文”等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才做到的，因此怀疑这段话不是孔子所说，而是秦汉之后人们伪造的。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反话，“实际上说的是车不同轨，书不同文，行不同伦。”<sup>19[19]</sup>按照这种理解，我们甚至可以把“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”视为问句。还有的学者认为周代和秦代分别出现了两次“书同文”活动。类似说法还有很多。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说法都不太准确，此处的“今”其作用即相当于“若”，这里的“今”应当视为虚拟语气而非真实语气。可以说《礼记》的“今”与我们这里讨论的“今”有类似之处。

附带说一下，“今”字虽然有比喻和假设的用法，但并不是说“今”也就因此具有了假设连词的用法了。这一点我们作一个对比就可以知道。我们以假设连词的“今若”和“今使”为例。先说“今若”：

(38) 今若有一诸侯于此，为政其国家也，曰：凡我国能射御之士，我将赏贵之。不能射御之士，我将罪贱之。问于若国之士，孰喜孰惧？（尚贤下）

(39) 今若天飘风苦雨，湊湊而至者，<sup>20[20]</sup>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。（尚同上）

(40) 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，家之与家之相篡，人之与人之相贼，君臣不惠忠，父子不慈孝。兄弟不和调，则此天下之害也。（兼爱中）

(41) 今若夫攻城野战，杀身为名，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。（兼爱中）

(42) 今若夫兼相爱，交相利，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。<sup>21[21]</sup>（兼爱下）

(43) 今若夫兼相[爱，交相]利，<sup>22[22]</sup>此其有利且易为也，不可胜计也。（兼爱下）

(44) 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，以德来诸侯者，<sup>23[23]</sup>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。（非攻下）

(45) 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，大国之不义也，则同忧之；大国之攻小国也，则同救之；小国城郭之不全也，必使修之；布粟乏绝则委之；<sup>24[24]</sup>币帛不足则共之。（非攻下）

(46) 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，处大家则乱小家。欲以此求赏誉，终不可得，诛罚必至矣。（天志中）

(47) 今若处大国则攻小国，<sup>25[25]</sup>处大都则伐小都，欲以此求福禄于天，福禄终不得，<sup>26[26]</sup>而祸崇必至矣。（天志中）

再如“今使”：

(48) 今使子有二臣于此，其一人者，见子从事，不见子则不从事。其一人者，见子亦从事，不见子亦从事。子谁贵于此二人？（耕柱）

<sup>19[19]</sup> 朱德熙、裘锡圭《秦始皇“书同文字”的历史作用》，《文物》1973年1期

<sup>20[20]</sup>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115页注(37)云：“‘湊’，各本并同，宋本、蜀本、万历活字本《御览》卷二引并作‘湊’，《松方文库》补宋钞本《御览》作‘湊’。”

<sup>21[21]</sup> “六”，孙诒让疑为篆文“四”之误，而吴毓江疑为“大”之讹误。参见氏著《墨子校注》第188页注(69)。

<sup>22[22]</sup> “爱交相”诸本脱，兹依王念孙校增。

<sup>23[23]</sup>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243页注(142)云：“‘来’，毕本作‘求’，诸本并作‘来’，今从旧本。”

<sup>24[24]</sup>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：“‘乏绝’，各本作‘之绝’，今依王校改。”

<sup>25[25]</sup>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311页注(33)云：“毕云：旧脱‘则’字，据下文补。”

<sup>26[26]</sup> 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311页注(35)云：“依上文例‘不’下当有‘可’字。”

(49) 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，大家伐其小家，杀其人民。<sup>27[27]</sup>取其牛马狗豕、布帛米粟货财，则何若？（鲁问）

在看过了真正具有假设连词用法的“今若”和“今使”的例句之后，我们不难发现，“今”字在这些例句中并不起什么作用，甚至连它的基本含义——“现在”义都已经非常弱化了。我们勉强可以把它们翻译成“现在”，它们功能上的差别与“今有”中的“今”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。“今有”中的“今”是功能强化，它不但没有丧失其固有的时间词的用法，相反，它在语境中发展了“今”本来所不具备的功能。而“今若”、“今使”等则连固有的时间词用法都没能完全保住，其功能已经弱化到可以在这些句子中删去“今”字而丝毫不影响文义的地步了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这不是“今”字本身的过错，而是它们在不同语境的不同遭遇。这些“今”从本质上说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在进入不同的格式后，其各自的命运也分道扬镳。强的强，弱的弱，飘溷落茵，大不相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在语言学上我们不太赞成基因决定论，而是赞成环境决定论。出身贵贱并不是能力高低的绝对标准。

---

<sup>27[27]</sup> “人民”，诸本作“民人”，潜本、绵眇阁本、陈本作“人民”。参见吴毓江《墨子校注》第744页注(21)。